

# 非洲复兴：理想与现实

□ 张忠祥

**内容摘要** 近年来，随着非洲一体化的推进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非洲复兴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非洲复兴是几代非洲人的梦想，与泛非主义密不可分。作者认为对于非洲复兴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估计太高，非洲复兴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反复性、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一体化的障碍和外部新干涉主义的抬头等。非洲国家应该抓住机遇，直面挑战，继续推进非洲一体化、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推动非洲真正实现复兴。

**关键词** 非洲复兴 泛非主义 非洲一体化 合作

**作者** 张忠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上海 200234）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

近年来，随着非洲一体化的推进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改冷战结束初期对非洲悲观的评价，如“问题大陆”、“失望大陆”，现在的评价普遍比较积极，非洲复兴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2011年12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撰文称，“非洲是个希望的大陆：非洲正在复兴”。2012年7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称“非洲大陆正在崛起”。非洲政治家更是对非洲复兴充满信心，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在非盟第18届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说：“我们梦寐以求的非洲复兴已经开始”<sup>[1]</sup>。刚刚闭幕的非盟第21届峰会，以“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为主题，通过了《非盟/非统50周年宣言》，提出到非统成立100年之际，即2063年建成繁荣富强的非洲<sup>[2]</sup>。那么，如何看待非洲复兴？今后非洲的发展是否就一片光明？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非洲复兴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所谓非洲复兴，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非洲有过辉煌的历史。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20世纪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非洲是最早出现人类的大陆，肯尼亚的1470号人和埃塞俄比亚的露西就是其代表。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是闻名世界的四大古代文明之一，在时间上比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都要早一些。此外，库施文明、班图文明、豪萨文明和斯瓦希里文明等都是古

代非洲黑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西非地区相继出现加纳、马里和桑海帝国，这些古代的王国和帝国将当地的班图文明与外来的伊斯兰文明融合在一起，把西部非洲的黑人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英国非洲史学者巴兹尔·戴维逊对古代西非文明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些国家往往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先进。”<sup>[3]</sup>直到今天，马里共和国杰内大清真寺和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等遗址，仍然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感叹非洲黑人文明的巨大魅力。近代以来，非洲长期遭受殖民入侵和殖民掠夺，导致非洲的落后。

非洲复兴是几代非洲人的梦想。19世纪末，“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大力倡导非洲人的团结，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西非国家，以保证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利益。他首先提出以“非洲个性”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提出共同命运说，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布莱登特别注重恢复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他认为必须对非洲充满信心。非洲独立之后，以加纳开国总统恩克鲁玛为代表的新一代非洲国家领导人高举非洲复兴的旗帜。恩克鲁玛主张通过非洲统一实现非洲复兴，他认为，一个统一的非洲，应该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拥有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全面的经济计划，以增强非洲的工业和经济实力。第二，建立一种统一的军事和防御策略。第三，采取统一的对外政策。恩克鲁玛大声疾呼：“命运已向非洲领导人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抓住良机，以证实非洲人民的天赋能够克服

主权国家中存在的分离主义倾向，为了实现非洲更大光荣和无限幸福，迅速地汇合在一起，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sup>[4]</sup>。非洲统一组织正是在泛非主义推动下建立的，它在促进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非洲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恩克鲁玛本人因为积极推动非洲的联合而损害了加纳本国的利益，被政变赶下台。

20世纪90年代末，南非政治家姆贝基赋予非洲复兴以新的内涵。1994年新南非诞生以后，首任黑人总统曼德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种族和解，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任务是凝聚国内外力量，发展南非经济。所以，在南非政治民主进程完成之后，非洲复兴成为一个新南非的目标，它将南非的命运与整个非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提升南非在整个非洲的政治地位。

1996年5月8日，时任南非副总统的姆贝基在南非宪法会议上发表演讲，在这篇题为“我是非洲人”的演讲中，姆贝基提出了非洲复兴的思想。<sup>[5]</sup>姆贝基倡导的非洲复兴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社会方面，强调人民的社会福利；第二是政治方面，强调民主化和反腐败，反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第三是经济方面，要促进非洲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复兴；第四是地缘政治方面，要改善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要对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都提出非洲的建议。<sup>[6]</sup>

1999年姆贝基就任南非总统后大力推动非洲复兴。为了赋予非洲复兴理念以具体的形式，姆贝基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埃及的穆巴拉克、还有塞内加尔的瓦德等，共同推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集体方式作出承诺，保证促进民主准则、公众参与、良政和合理的经济管理。他们还推动建立“非洲互查机制”，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一项主要内容，希望利用这一制度推动各国政府实行良政，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使非洲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2001年成立非洲联盟以取代非洲统一组织，也是姆贝基推行非洲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从非洲复兴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泛非主义，非洲复兴与泛非主义紧密相连，非洲要实现复兴，必须发挥集体的力量，实现非洲的团结与统一。姆贝基的非洲复兴思想也呈现出泛非主义的特点，这是20世纪60年代恩克鲁玛泛非思想的继续<sup>[7]</sup>。当然，非洲复兴思想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姆贝基的非洲复兴思想增加了政治民主、人民福利、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等新的内涵。

## 如何看待非洲复兴？

非洲复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短短的一

二十年里有根本的改观。因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提升国际地位等都是长期的任务，即便是经济发展了，也不能以此认定民族复兴已经完成。不过，在非洲独立半个世纪之后，这一大陆确实展现出积极的态势。2010年，17个非洲国家隆重庆祝独立50周年，塞内加尔在首都达喀尔举行了非洲复兴纪念碑揭幕仪式。南非成功举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说明非洲已经具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能力。总的来看，非洲正走在通往复兴的路上，表现在经济的较快发展、一体化取得进展、民主化进程和政局总体稳定等方面，但是，离非洲真正实现复兴还相差甚远。

当前，非洲复兴主要表现在一体化取得的进展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增长。2002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非洲联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非盟在维护非洲的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非盟设有安全理事会，实施非洲国家互查机制，反对用非法的手段实现政权更迭。非盟大力促进非洲大陆经济的发展，致力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自贸区的建设。2012年2月第18届非盟首脑会议提出到2017年建立非洲自贸区的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00年至2010年间，世界上10个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有6个在非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1月23日《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为5.3%，2012年为4.8%，2013年为5.8%，2014年为5.7%，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非洲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达到创记录的5120亿美元，大大高于美国1520亿美元。世界银行公布的《2013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好的50个国家中有17个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高盛公司最近发表的题为《非洲经济的转折》的报告，将非洲的商机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提并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称，“非洲由世界施舍对象成为最佳投资机遇”。<sup>[8]</sup>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1世纪是“非洲的非洲”，非洲大陆是世界下一个增长最快的引擎。<sup>[9]</sup>

近年来，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从内部原因来看，一些饱经战乱的非洲国家局势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许多非洲国家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正在培育一个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从外部因素来看，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推动着非洲的经济发展和非洲的复兴。金砖国家通过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改善非洲的贸易环境，增加非洲的就业。同时，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223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660亿美元。2012年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额达3400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间增

长了10倍,预计2015年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将超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贡献60%,为3000亿美元。<sup>[10]</sup> 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已从2003年底的4.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47亿美元,涉及采矿、金融、制造、建筑、旅游、农林牧渔等诸多领域,对非投资企业已超过2000家。南非标准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自2003年以来,大量金砖国家的资金流向非洲,其中,中国对非洲投融资为300-400亿美元,印度为120-200亿美元,南非为120-150亿美元,巴西为80-120亿美元,俄罗斯为50亿美元。<sup>[11]</sup>

金砖国家对非洲复兴的推动尤其以中国为典型。中国已经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因素,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在20%以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金砖国家加强与非洲的合作,非洲逐渐改变了冷战结束初期被边缘化的不利境地。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穆苏里·恩库贝认为:“随着南方国家作为新的合作伙伴,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sup>[12]</sup>

当然,对于非洲复兴也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估计太高。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告诫的:“我们要审慎小心,不可把憧憬的希望当成业已成就的现实。”<sup>[13]</sup> 近年来,非洲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非洲经济总量不大,2011年非洲经济总量约为1.87万亿美元,世界经济总量约72万亿美元,非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6%。非洲在世界贸易与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微乎其微,不到2个百分点。非洲人口增长迅速,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2.5%,从1980年到2010年,非洲城镇居民人口比例从28%上升到40%,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长期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内,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条件。2009年北非的失业率为23.4%,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失业率为12.1%。非洲民生的改善任务繁重,贫困率超过人口的50%,非洲复兴任重而道远。

## 非洲复兴面临的挑战

当前,非洲大陆尽管出现了开始复兴的良好态势,但不可否认,非洲复兴面临诸多内外挑战。

就非洲内部而言,如何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持政治稳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非洲的安全形势趋向好转是事实,但非洲往往是老的热点尚未完全解决,又出现新的热点问题,非洲的和平安全问题经常出现反复。2011年初爆发的北非变局至今尚未尘埃落定,利比亚安全形势堪忧,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遇袭身亡。埃及宗教和世俗两大政治派别仍然在角逐。利比亚战争的外溢效应使得马里北部被宗教极端势力所控制,导致法国出兵马里。2013年中非共和国实现了非宪政的政权更迭。和平与安全非洲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十分重要。同时,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任务又非常艰巨,

既有民族宗教矛盾又有经济利益的纠纷,还有外来干涉的因素。

第二,非洲还面临调整经济结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问题。非洲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单一产品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许多国家仍然依靠矿产品和经济作物等初级产品换取外汇。此外,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受外部影响比较大,不论是独立之初的资本主义道路和非资本主义道路,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非洲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一些国家提出“向东看”,想搭上亚洲新兴大国发展的快车,学习东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但是,各国的国情不一样,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国力的影响,当前,非洲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中国是14%。

第三,非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一体化是实现非洲复兴的必由之路,但是从非统成立及向非盟过渡,至今已有半个世纪,非洲一体化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在非洲统一的问题上,存在两大派别。一派称为“渐进派”,其代表人物是南非的姆贝基,乌干达的穆塞维尼和埃塞俄比亚的前总理莱斯总理;另一派称为“激进派”,其代表人物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和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渐进派”认为,应该遵循阿布贾条约提出的计划分阶段进行,首先强化地区集团或地区经济共同体,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非洲共同体。“激进派”认为,应该加快速度,立即建立一个大陆政府,作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关键一步。2006年非盟第七届峰会讨论“非洲合众国政府”方案时,时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评论说:“摆在面前的是一份我们没有时间阅读研究的文件,长达107页。它削弱国家主权,并将之移交给一个职权尚不明确的机构。我不能在没有征询我国议会和相关机构意见之前就代表政府表示同意。”<sup>[14]</sup> 高举非洲复兴旗帜的姆贝基在推动非洲一体化的具体行动中是一个温和派,说明在非洲统一和民族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非洲绝大多数政治家普遍是要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

非洲一体化还面临物质方面的限制,譬如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尤其是跨区域基础设施的限制。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制约非洲一体化的主要瓶颈。交通运输成本占非洲内陆国家总生产成本的20%到4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例。落后的基础设施限制了非洲区内贸易的发展,2010年非洲区内贸易仅占非洲贸易的11%。非洲国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发展跨区域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要性,2003年8月由非洲经委会、非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会同区域性组织共同制定了“泛非公路网规划”,目标是通过发展非洲公路基础设施,促进非洲贸易和一体化。2010年10月,在南非召开的第二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基础设施峰会上,南非总统祖玛详细介绍了泛非公路网规划。该规

划总长共计 56683 公里，包括三纵六横共 9 条跨国公路。该公路网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因为，目前其 65% 的里程尚未建成<sup>[15]</sup>。

第四，就外部环境而言，非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非洲十分密切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大大高于区域内的贸易，但是，非洲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地位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非洲的工业化也是屡遭挫折，更谈不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对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此外，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能平等地对待非洲，经常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非洲国家的头上，在提供援助时附加政治条件，甚至赤裸裸地军事干涉，如 2011 年 3 月美法英等国公然发动对利比亚的战争，旨在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打着“保护的责任”的旗号，即使披上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外衣，也改变不了干涉主义的事实。近年来，美军非洲司令部的设立，以及在吉布提、塞舌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设有无人机军事基地，法国接二连三的干预行动，引发对非洲被重新军事化的担忧。为此，有学者指出：“要警惕非洲的重新军事化，不要让‘反恐’扰乱经济发展。”<sup>[16]</sup>

总之，尽管近年来非洲形势趋向好转，非洲的未来被外界普遍看好，但是，非洲仍然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如果不现实地面对这些挑战，一味地保持乐观，那么，非洲的前途不是看好，而是堪忧。

### 非洲复兴的前景

非洲复兴不仅面临挑战，而且也有着诸多机遇。一方面，非洲复兴已经成为非洲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并且不断地创造条件，朝这一方向努力。非盟第 20 届和第 21 两届峰会均以“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为主题。另一方面，非洲复兴存在着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那就是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国际体系的转型。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增加了非洲选择合作伙伴的余地，有利于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当然，机遇固然存在，但需要非洲主动去抓住机遇，这样非洲复兴才有美好的前景。要实现真正非洲复兴，非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进一步推进非洲一体化。非洲复兴只能走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非洲有 54 个国家，其中 15 个是内陆国家，非洲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15 个，不足 5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13 个，不足 1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5 个（佛得角、科摩罗、毛里求斯、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一状况是殖民遗产之一，因为非洲的自然边界线只占 26%，其余都是殖民者在瓜分非洲时人为划定的。非洲国家只有联合自强才能真正实现复兴。所以，非盟高调纪念非统成立 50 周年，继续高举“泛非主义”的旗帜，这也说明非洲领导人已经深知只有联合自强才是非洲的唯

一出路，只有联合自强才能实现非洲的真正复兴。为了推进非洲一体化，非洲需要促进区内贸易，需要加快建设跨国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以实现互联互通。

第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假如非洲今后仍然是资源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那么，非洲复兴就十分渺茫。非洲领导人对自身问题不乏清醒认识。在 2013 年 5 月南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等人指出，非洲不能一味依赖外援，而要学会运用丰富的资源为自己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实现可持续发展。南非学者《贫穷的设计师》的作者莫列齐·姆贝基认识到，非洲的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造成的，“华盛顿共识”延缓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非洲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实现非洲复兴。非洲近几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希望把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非洲开发银行在 2013—2022 年战略规划中提出五个优先发展领域：基础设施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私人企业的发展；良治与责任；技能与技术。<sup>[17]</sup>这些都说明，非洲正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第三，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金砖国家已经与非洲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尤其中国与印度与非洲的合作在最近的 10 余年发展很快。但是，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潜力仍然很大，金砖国家整体与非洲的合作还是比较欠缺的，因为之前主要是单一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2013 年 3 月 27 日，金砖国家在南非德班召开了第五届峰会，峰会之后，金砖国家领导人同 12 个非洲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等举行了对话会，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为此次对话会的主题。金砖国家不仅在经济方面与非洲的合作潜力很大，而且在和平安全、国际事务等领域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这方面，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有了新的突破，2012 年 7 月，非盟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实现了非盟多年以来一直希望更多地参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夙愿。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加强与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方将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对非盟在非洲冲突预防、管理与解决以及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正如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所言，几代非洲人梦寐以求的非洲复兴已经开始，这一良好的局面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半个世纪之后才到来的，实属来之不易，需要各方精心呵护。同时，非洲复兴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非洲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抓住历史机遇，不断创造条件，推动非洲真正实现复兴，以促进世界的均衡发展。

#### 参考文献：

[1]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is Beginning” —Meles Zenawi.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1290046.html>.

[2] 50th Anniversary Solemn Declaration. <http://au.int/en>.

[3] 巴兹尔·戴维逊·屠尔康, 葛信译. 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120.

[4] 唐大盾.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278—283.

[5] Elias K. Bongmba. Reflections on Thabo Mbeki's African Renaissanc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0, Number 2, June 2004, pp.291-316.

[6] 刘海方. 南非学者马洛卡与中国学者畅谈“非洲复兴”思想. 西亚非洲, 2000 (4).

[7] P. Vale and S. Maseko. South Africa and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74, 2 (1998), pp.271-287.

[8] Norbert Dorr, Susan Lund, and Charles Roxburgh. The African Miracle: How the world's charity case became its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010, pp.80-81.

[9] Alex Perry. Africa Rising. *Time*, 12/3/2012, Vol.180, Issue 23.

[10] Jeremy Stevens, Simon Freemantle. BRICS trade is flourishing, and Africa remains a pivot. <http://research.standardbank.com>.

[11] Simon Freemantle, Jeremy Stevens. BRIC and Africa. <http://www.trademark.sa.org/node/1291>.

[12] Richard Schiere, Leonce Ndikumana and Peter Walkenhorsted. China and Africa: an Emerging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2011, p.iii.

[13] 马丁·梅雷迪思, 亚明译. 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621.

[14] 让·平, 侯贵信、朱克玮译. 非洲之光.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134.

[15] Programm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ception report/Transport Section, pp.89-90.

[16]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大非洲电讯, 2012 (68).

[17]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At the Center of Africa's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for 2013-2022, pp.2-3.

编辑 秦维究

## 十年磨一剑：同济大学郭强教授的“社会根理论”面世

是什么把我们所依的社会连根拔起？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社会转型的速度为何这般快，社会到底转向哪里？为什么我们和我们的社会是无根的？怎样才能找到我们的根？在何处扎根？同济大学郭强教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建构了一套解释和说明我们当下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社会根理论。经过12年的写作和2年的修改，郭强教授的三卷本约200万字的《社会根理论》上部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根理论”面世。

社会根理论的主要内容：现代性的漂浮呈现着“无在”状态，“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社会化的流动让我们航行在没有航标的茫茫大海中，“方向”在“资本漩涡”中“沉没”；生命的绵延性仅仅在演绎着昨日故事的失落；不停的所得仅仅意味着在所得地方的不停的所失。植附西方知识的现代病恙是社会失根无根的症状。根在何处，在何处扎根，内置了连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性、根感与根思。只有常人有根，社会才有根。社会底边是社会扎根的地方，知识行动是社会扎根的实践。让我们在知识的搀扶下，在行动的过程中徙（栖）居在有托邦里！第一卷，高速且迷向的社会转型使我们遭遇鬼打墙，使我们临近灯下黑，鲍曼、哈贝马斯、华勒斯坦等在我们生活的笼子里寻根式的构建美满的乌托邦化的有托邦。可

是无根的社会，漂浮着把我们带到哪里？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的死去活来终究还是让我们找到了系铃人，从行动者出发才能通过知识行动使社会生根。第二卷，知识行动为社会扎根，但知识行动并非知识与行动的简单并合，而是回复二者分裂（割）前本性的人类基础的行动类型。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在于强知识强行动的知行模式的学术史归结，知识行动非存于知识与行动之间的理论空地和事实地带。知识行动论的行动逻辑亦并非仅仅存在知识社会生成的社会实践中，而更在对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看似新新相映般的那种知识化旷世之作中。第三卷，“等等，我可以再来一次”，作为方法论的生动，是知识行动的激情。舒茨、伯格、加芬克尔等在作为现象学社会学、本土方法学等社会理论中对此演绎着晦涩故事。在这种知识史的行动历程中，我们又有意无意地掉落在哈耶克的陷阱里；建构一套反建构的虚狂知识来建构我们。吉登斯并不理会这种建构，从知识行动者出发言说社会的结构化，但最终还是忘了回家的路。正是在这种细致的介评中知识行动闪耀着为社会扎根的光亮。

2013年5月31日，相关学者与社会根理论首创者郭强教授，同济大学江波副校长、丁晓强教授等聚集在同济大学，就“社会根理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秦文)